

主编 贾植芳 陈思和

ZHONGWAI WENXUE GUANXISHI
ZILIAO HUIBIAN

下册

中外文学关系史
资料汇编 (1898-1937)

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

(1898—1937)

主 编：贾植芳 陈思和

编 者：张业松 孙乃修

苏兴良 周春东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目
录

Contents

下册

第二编 外国文学思潮、流派和理论评介文选(下)

布兰兑司(勃兰兑斯).....	陈 毅	527
俄国美论与其文艺.....	郭绍虞	537
托尔斯泰的艺术观.....	张闻天	547
晚近的美学说和《美的原理》(存目).....	吕 濡	
德国文学家雪雷(席勒)之《美育论》 ——在上海美专自由讲座演讲.....	张君劢	573
安诺德文学批评原理.....	华林一	584
精神分析学与文艺(存目)	[日] 松村武雄 著 路 易 译	
小泉八云.....	愈 之	592
介绍《文学评论之原理》.....	刘文翻	597
批评家卡莱尔.....	六 逸	603
瓦特裴德的批评论.....	郭沫若	608
文学批评家圣佩韦(圣伯夫)评传.....	俊 仁	613
何瑞思(贺拉斯)之《诗的艺术》(存目).....	梁实秋	

《苦闷的象征》引言	鲁迅	625
康德之美学思想	吕激	627
读《诗学》旁札	傅东华	631
亚里士多德以后之希腊文学批评(存目)	梁实秋	
欧洲近代三大批评学者(存目)	朱孟实(朱光潜)	
滕(丹纳)底科学的批评	周全平	645
批评家泰纳	布轮退耳 著 陈鸿 译	654
泰纳重要著作梗概	陈鸿	665
批评家与少年美国	[美] 勃卢克斯 作 语堂译	668
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文献	乃超	679
歌德的谈话(存目)	[德] 哀革曼(爱克曼) 作 张月超 译	
班乃脱先生与白朗夫人(存目)	吴尔芙 演讲 范存忠 记	
现代美国的文艺批评	李长之	684
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	梁实秋	697
批评理论底分歧(存目)	[英] 瑞恰慈 作 施宏告 译	
小说底本质		
——提付讨论的报告演说(存目)	卢卡其 著 胡风 译	

第三编 各国文学史、文学运动与作家评介文选

现代欧洲文艺史谭	陈独秀	709
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(存目)	周作人	
近代文学的反流		
——爱尔兰的新文学	雁冰	713

近代英国文学概观(存目).....	愈 之
近代法国文学概观(存目).....	愈 之
梵文学(存目).....	藤若渠
《欧洲文艺复兴史》总论.....	蒋方震(蒋百里) 728
近代德国文学的主潮	[日] 山岸光宣 作 海 镜 译 732
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引言.....	记 者 747
美国的新诗运动.....	刘廷陵 751
白桦派底倾向特质和使命	
——论文集《艺术上的理想主义》五九至七七页	
..... [日] 赤木衍平 著 馥 泉 译 760	
日本无产文学之过去与现在.....	胡秋原 768
“现代美国文学专号”导言.....	编 者 789
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	[俄] 哥尔基(高尔基) 著 郑振铎 译 793
鲍尔希维克(布尔什维克)下的俄罗斯文学.....	愈 之 801
劳农俄国的新文学家.....	瞿秋白 804
《苏俄的文艺论战》小引.....	任国桢 809
文学与艺术：培养什么呢？	褚沙克 著 任国桢 译 811
文学与艺术：中立呢，抑向导呢？	阿卫巴赫 等著 任国桢 译 815
论无产阶级的文化与艺术(存目).....	脱洛斯基 著 仲 云 译
《新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》译者序言.....	画室(冯雪峰) 821
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(节选).....	蒋光赤 823
苏维埃联邦从 Maxim Gorky 期待着什么？	
——为 Maxim Gorky 的诞生六十年纪念	
..... [俄] 尼古拉·布哈林 作 鲁 迅 译 867	

苏联文坛近事

——马克思派与非马克思派的文学论争 金田常三郎 作
不 文 译 870

叶赛宁倾向底清算

——苏联文坛底一问题 茂森唯士 著
不 文 译 874

《文艺政策》后记 鲁 迅 880

诗人玛耶阔夫司基的死 戴望舒 883

出席哈尔可夫世界革命文学大会中国代表的报告 萧 三 891

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

——1931年11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(存目)

最近的苏联文学 黄 达 909

创作方法论

——A. 法捷耶夫的演说 何丹仁(冯雪峰) 译 918

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 起 应(周扬) 929

托斯道(托尔斯泰)氏之人道主义 佚 名 948

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(存目) 雁 冰

罗曼罗朗(Romain-Rolland) 敬隐渔 951

太戈儿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 王统照 957

泰果尔(泰戈尔)批评 闻一多 976

骆驼草

——纪念英国神秘诗人白雷克(勃莱克) 祖 正 981

Hamlet 和 Don Quichotte [俄] I. Turgenjew 讲 995

郁达夫 重译

托尔斯泰——俄罗斯革命明镜(存目) 伊里支(列宁) 著

嘉 生(彭康) 译

蒙田四百周年生辰纪念 梁宗岱 10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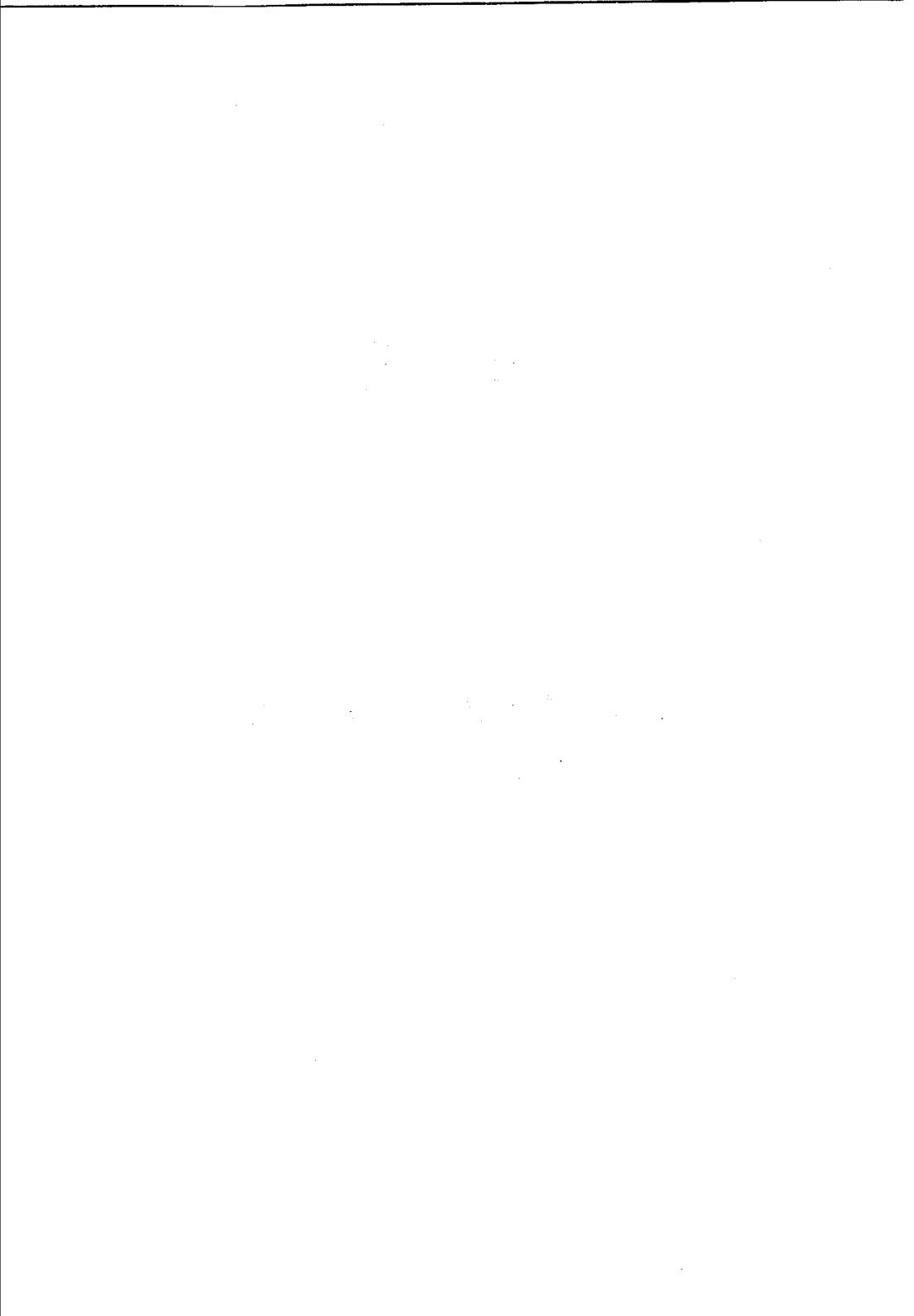
美国新进作家汉敏威(海明威) 黄 源 1019

福尔克奈(福克纳)

——一个新作风的尝试者	凌昌言	1026
高尔基的浪漫主义	周 扬	1035
法国象征派小说家纪德	刘 蓉	1042
勃莱克论(存目).....	T. S. 爱略特 作 周煦良 译	
纪德的《从苏联回来》所引起的反响	杨哲文	1054
巴尔扎克的欧贞尼·葛郎代(欧也妮·葛朗台)	李健吾	1057
附录：本书存目文献原刊出处一览表		1069



**外国文学思潮、流派和
理论评介文选(下)**



布兰兑司(勃兰兑斯)

陈 娇

一、布兰兑司在现代欧洲文坛的地位

丹麦僻处北欧的一隅，在18世纪以前，文化很低，因离欧洲思想界的中心点太远的缘故。18世纪中，他国里接连出了两个思想家：叫郝伯(Ludvig Von Holberg 1684至1754年)，鄂廉休勒格(Oehlenschlärg 1779至1850年)。这两个人一先一后，竭力把那时代的欧洲新文化移植丹麦；自此丹麦文化才慢慢的兴起；我们今日所称道的“丹麦文学”，实萌芽在那时期。

到了19世纪的中世，丹麦的学术思想界，更出了一位伟人；这伟人就是本篇的主人公布兰兑司氏(Georg Brandes)。布氏不仅仅是丹麦一国的伟人，是世界的伟人，世界的大思想家大文豪，现代欧洲文坛的一颗大明星。丹麦国自这位伟人崛起以后，文化蒸蒸日上，更非前世纪可比；“丹麦文学”居然在欧洲文学中占了重要的位置了。布氏生平重要的事业，在“批评”不在“创作”，他那不朽的大著“19世纪文学思想之主潮”一书，不仅是他个人的代表著作，是19世纪欧洲文坛的一大产物，研究近代文学近代思想的一部唯一的大史著。欧洲近代第一流的文艺批评家，不过拉司铿(John Ruskin 1819至1900年)，特涅(Hippolyte Adophe Taine 1828至1893年)，诺都(Max Simon Nordau 1849年生)，和布兰兑司几个人；然而精神伟大，终推布氏；可以说他是

欧洲近代代表的大批评家，世界唯一的“文学史”学者。

二、他的往史

大思想家布兰兑司氏，1842年2月3日，生于丹麦首都柯宾哈坚(Copenhagen)。先世是犹太人；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小时受了很多的气，后来在他的“回顾录”里面记道：

一日我在外游顽，有人骂我是犹太人，我回家问我母亲：为什么人家指我叫犹太人？那样瞧不起我？我母亲微笑道：“犹太人固然也是人，但有时看做一种龌龊的人类，不免令人家瞧不起。”于是我说我可见得着那龌龊的犹太人呢？我母亲点点头，将我抱起，正对沙发上那面镜子，因我放声大哭，复把我放下。后来常听人谈论这事。

布氏孤往独行的性格，多半由人种的反拨心而来。1895年布氏年十七岁，入大学文科学哲学；那时大学哲学教授名尼尔逊(Rasmus Nielsen)的，是一位神学者，他所讲的哲学，不啻是神学奴仆的哲学；布氏所期待的美学，又归一位奉道德主义的马天逊教授(Bishop Martensen)主讲；这两人的陈腐学说，决不能满布氏的意，所以他不久就出了大学；他的学生生活，也就此告终。

布氏出大学的那年，正是丹麦被德意志挫辱的那一年（那时德国秉政的正是铁血宰相俾士麦），他母国的国势，十分危殆，领土削去五分之三，举国上下，莫不怀沦亡之惧；勇敢有为的青年布兰兑司，那时候的忧愤，比旁人更加一等。他见战局才告结束，国民对外的敌愾心正盛，认为救国的好时机，决然奋起，到各地纠合同志，研究国事；结识了杜拉伏曼(Drachmann)，尚都甫(Schandorph)，亚哥卜生(Jacobsen)三个英俊有为的青年。布氏与诸青年，结了一个小团体，天天在一处讨论时事，诸青年以布氏为中心，布氏也自任执一团的牛耳。这几个爱国青年的小集合，在当时却也没见着什么显著的效果；但是后来他们各尽各的才能，尽瘁国事，到底把丹麦从险地救出，一改从前混沌的状态，造成一个很清新很文明的“新丹麦”。布氏和亚哥卜生等，都与丹麦后来的新机

运极有关系的。

我叙布兰兑司的往史至这地方，有一件事，万不可忽略的，就是布兰兑司和当时丹麦的一个思想家布留希涅尔(Hans Brächner)的关系。布兰兑司从出大学以后，他的人格知识，所以日趋高尚，确定一生事业的根基，实得力于布留希涅尔氏的教导。布氏和布留希涅尔会面正在他脱离大学热心国事的时候。布留希涅尔氏是丹麦有数的思想家；他的哲学虽近神秘一派，但他的头脑，非常明晰，敢发人所不敢发的议论。布兰兑司最敬仰他的人物，奉他为师表，一生事业受他的影响极大。布氏尝说：给他极大光明的，一共有八个人；最初就是布留希涅尔氏，余下七人，是达尔文易卜生尼采……1870年布氏二十九岁，柯宾哈坚大学授他哲学博士学位；这年他到欧洲各地漫游，先巴黎，次罗马，又次伦敦，凡他幼年时代所仰慕的文化中心地，大概都到了，结识各国最著名的学者诗人美术家政治家，多年来的渴望如愿而偿。那时欧洲文坛正当写实主义全盛时代，文化的新潮流，弥漫全欧，法国有曹拉(Zola)，佛罗倍尔(Flaubert)，莫泊三(Maupassant)，都德(Daudet)等，俄罗斯有陀斯妥夫斯基(Dostoivske)，托尔斯泰，都介涅甫(Turgeneff)等，德国罗帖耳(Roeder)，赫塞等，同时立欧罗巴文坛，为文化革新的运动。布氏和欧洲新思潮接触，回顾他丹麦人，依然故步自封，没有一点生气，越发激动他的爱国心。立志要救他丹麦同胞，脱离那暮气消沉的苦境，营现代文明人类的新生活。他抱了这种宏愿，打了这样决心。没多久就准备归国。他明知回国后必招国人的反感，遭国人的排挤，但他是个热血男子，一己安危，本不放在心上，打了牺牲性命的决心，要回国传播现代思潮，警醒他丹麦人。

1871年11月3日布氏在柯宾哈坚大学，开第一回讲演。这回讲演的成绩很好；居然有许多人赞成他的，也有许多人反对他的。布氏的声名，从此显著；丹麦学界都承认他是当代有数的人物，丹麦青年听他的讲演，感触尤其深大。唯有一班旧派学者嫉布氏议论新奇，动摇旧思想旧习俗的根基，看做洪水猛兽一般，挟全力来攻击他。自此丹麦学界，忽地开了一个新旧思想冲突的新局面。

自布氏第一回讲演之后，数个月间，新旧思想的争论，十分炽烈。

守旧派的言论，多半出了讨论的范围以外，恣情谩骂，无非是“暴徒”“犹太人”“国贼”……那些话，很少有价值的论难。布氏当那极纷扰的时期，更续为第二回讲演，接连下来，又讲演了三回，共是五回。他那不朽的大著《19世纪文学思想之主潮》一书，实胚胎于这几回的讲演。他讲演的主旨，就在使他丹麦和欧洲现代文化——新思潮——接触，希望丹麦也列入“再生的欧洲知识界”的班伍。

新旧思想的冲突，约闹了一年；在这个中间，达尼西大学美学教授郝夫氏(J. Carsten Hauch)在罗马病故。氏生前有信给他的朋友，推荐布兰兑司继他的后任。郝夫氏死后，大学方面也很想延布氏继任；但大学的评议部，为这件事开过好多次的会议，都没有决行；因当时舆论受旧派的鼓动，对于布兰兑司攻击的十分凶，大学评议部恐招物议，所以踌躇不决。结果布氏也没有到大学做教授；大学美学讲座竟虚悬了几年，无人担任。布氏又继续奋斗了三年，到1876年决意辞别乡国。他所以要离开丹麦，不过因久住恶空气中，心地不爽，转居异地，可以换换空气，清新他的精神；他虽离了丹麦，还有他的同志遵他的意思代他战斗的；所以决定和丹麦暂别。

自1876年到1883年，布氏侨寓柏林，这期间的生活，比较的算安静的；德意志人士很厚待这异邦博学能文的志士，愿他永住柏林。布氏习德语极精，常用德文投稿各杂志，他国文人都错认他是柏林的著作家。

布氏去国一共七年，后来因为要组织家庭，复回归他的故乡柯宾哈坚。他这次归国，认丹麦国情已有几分良好的变化；书肆门前散见许多辩护新派的书物的名目，新闻纸上更常常出现布兰兑司主义(Brandianism)的新造语。他见社会的风气渐转，愈加努力，和他的同志著书立说，指导国人。他同派的思想家就是杜拉伏曼，尚都甫，亚哥卜生，邦格(Bang)等，都是写实派文学者；就中唯有亚哥卜生和邦格二人，帮助布氏关键斗^①最久。

① 原文如此——编注。

当时布氏的著作，已有四五种出版，只因销路不广，不能维持他的生活；幸而有许多同志的为他帮助。后来他在一本著作里追述往怀，叹息道：“我若没有这些不露面的仁义同志，直教我不能呼号我的主张了。”他直到后来一年有四千 Crown(二千元)的收入，方免了生计上的困厄。

布氏的批评，与别人的批评有绝对不同的地方：别人的批评，不过记自己的主观或关于文学一方面的感想；他的批评，是取人生社会种种问题，为精密的——有系统的——研究。他那有名的大著《19世纪文学思想之主潮》第二卷里有几句话，足以代表他的意思，我把他抄译下来：

我们所勤勉的所在，不问他是什么，总想使文学实切人生。我文学界的争论，不出文学的范围，或文学的主张，这个人人都能看他是一件容易事；我讲演的主旨，却不似这般狭隘，我的论述涉及宗教社会道德诸种问题。因为文学与人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所讲的文学史，决不能是客室装饰的文学史。我们切实观察真实的人生，欲指示文学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，为什么从人心里涌发出来。人心不是停滞的沼泽，也不是山村的湖水，是那水底下藏有植物和许多怪物的大洋。那种客室的文学史，不是我们所欲讲的。

看他这几句话，就可知道他的抱负不同寻常了。这是他三十年前的议论，后来他的年齿虽长，阅历虽深，也没有沾染俗士那种圆滑的习气；不但不肯圆滑，反比从前激昂。他的著作尽是健全的，富于刺激性的。若读他的书，纵是个懦者，也不禁要奋起。布氏有这种动人的精神，所以世人都称他为近代觉醒(Modern awakening)的先锋。

三、他的著作

布兰兑司的著作种类极多，合计有三十多种，我把那最著名的，依年代次序开在下面：

《审美学的研究》(*Esthetiske Studier*) (1868 年)

- 《批评与描写》(*Kritiker og Portraiter*) (1870 年)
《法兰西现代的美学》(*Den Franske Esthetiki vore Dage*)
(1870 年)
《丹麦的诗人》(*Danske Digtere*) (1877 年)
《齐尔克加尔德传》(*Søren Kierkeyäard*) (1877 年)
《斐尔迭南拉塞尔传》(*Ferdinand Lassalle*) (1877 年)
《特格涅尔论》(*Esais Tegnér*) (1878 年)
《边加民迭司烈利传》(*Benjamin Disraeli*) (1878 年)
《近代欧洲文坛的人物和事业》(*Mennesker og voerkeri uycere evropoeisker literatur*) (1883 年)
《近代觉醒的人物》(*Det Moderne Gjennembruds Maeud*)
(1883 年)
《郝伯论》(*Ludvig Holberg*) (1884 年)
《波兰印象记》(*Indtryk fra Polen*)
《俄罗斯印象记》(*Indtryk fra Rusland*)
《19 世纪文学思想之主潮》(*Hovedstromingeni det 19 Aarhundredes literatur*) 6 vols. (1871 至 1890 年)
《莎士比亚论》(*William Shakespeare*) 3 vols. (1895 至 1898 年)
《易卜生论》(*Henrik Ibsen*) (1898 年)
《自叙传》(*Levned*) (1906 年)
《佛朗斯论》(*Anatole France*) (1908 年)

右记诸著作，都是现代欧洲评论坛第一流著作；内中《19 世纪文学思想之主潮》一书，更是最大的名著。我把这书和《易卜生论》略为讲讲，其余从略了。

四、《19 世纪文学思想之主潮》

《19 世纪文学思想之主潮》全书六大册，共二千多页。凡治西洋近代文学的，都要读读这部书，才知道近代文学的价值和他发达的过程。全书大要隐括在作者自作的一篇长序里，我把这序文抄译一段，读者也

可晓得布兰兑司的主义和这部书的精神了：

本书的目的，在研究欧罗巴文学界重要的流派和他们的运动，考知19世纪前半的心理状态的纲要。1848年的摇动期，实历史上一大回转期，我们的研究到那时告终。我们试展望从这世纪初期到中世的文学界，种种的努力，种种的现象，虽然纷呈，好像其间没有什么关系；然而我们再考察文学界主要的思潮，就明白那种种的运动，都由于一个大运动的规定。那大运动是什么？就是前世纪的思想和感情已经渐渐衰退，代他而起的进步思想的新潮流逐渐增高。

既然如此，本书的中心问题就是19世纪初期文学对于18世纪文学的反动和他的胜利了。这种历史的事件，关涉欧罗巴全体；若不把欧罗巴文学拿来比较研究毕竟不能解释。所以我想把法兰西德意志和英吉利文学里所表现的风气，同时拿来比较研究。文学的比较研究，原有二种利益：一种是把外国文学同化，使和我们接近；一种是把本国文学得一个概观的位置，可以传到远地方去。我们眼睛见不着太近的东西，也见不着太远的东西，我们的文学科学的研究，用为我们设备的望远镜，将他一端放大，一端缩小；又防备目力的迷妄，要定一个适宜的差度。自来在文学上因为各国国民相隔遥远的缘故，彼此的产物为利益的交换，只限于极小的范围。我每见这样状况未尝不回想到故事中狐同鹤的话：狐请鹤的时候，把所有肴馔都放在盘子里，所以那长颈的鹤，什么也没吃着；鹤是怎样报复狡猾的狐，人人都知道的，他把那肴馔都装在细口坛里，狐一点也莫想吃。自来各国的国民，好比这鹤同狐一样，只知道本国文学的味道，他国的文学，一概不知。那么，用什么法子把鹤的肴馔，运到狐的盘子里，又用什么法子，把狐的肴馔，运到鹤的坛子里？不能说不是文学上一个大问题。

看上面抄译的序文，可以得着全书的纲领。布兰兑司的文学研究，全用科学的方法，唯其偏于科学的太甚，有时转陷于非科学的，间取不大适当的材料事实，纳在自己范模里；看他以拜伦为中心的英国自然主义论，就可明白了。

五、《易卜生论》

布兰兑司的《易卜生论》，有一个特点：他生平评论人家著作，不像旁人只一时把那作者的一部著作读完，便率尔下个评论，他的批评方法却不如是；他评论一家的著作，从那作家还没有达大成的时候起，观察他的人物，研究他的著作，细辨他发达的过程，才下最后的评论。所以我们读了布氏的《易卜生论》，不但可以晓得作者易卜生的发展程序，更可以晓得评者布兰兑司的发展程序。他的一篇《易卜生论》，合三个“印象记”而成；第一印象，记录自1866年到1867年他对于易卜生的感想。那时布兰兑司所见的易卜生著作，不过是*Catilina*“梭儿哈格的乡宴”(*The Feast at Solhaug*)、《耶司托罗托的银格尔夫人》(*Lady Juger of Ostraat*)、《黑儿格兰的海贼》(*The Vikings at Helgeland*)、《恋爱喜剧》(*Love's Comedy*)、《僭窃者》(*The Pretenders*)、*Brand*、*Peerygint*等。以上诸作出世的时期，易卜生的声名还不出挪威本土；布兰兑司对这几种诗剧，却首下有力的批评。

第二印象记成于1882年，即在第一印象记成功后十五年。这时期中布兰兑司所见的易卜生作物，为《青年同盟》(*The League of Youth*)、《皇帝及加利列亚人》(*Emperor and Galilean*)、《社会栋梁》(*The Pillars of Society*)、《傀儡家庭》、《群鬼》这五种。当时易卜生才试作散文剧，他的名声已渐渐传于国外。《社会栋梁》一剧，极受德国剧坛欢迎；《傀儡家庭》及《群鬼》二剧，尤享盛名。然德意志以外诸邦，知道他的还不大多；在英国只有葛司氏为他绍介，仅少数的文士晓得他。布兰兑司在这时已确认易卜生艺术超绝，精神伟大。他虽没有说易卜生的事业已经告大成功，但已在评坛宣言：“易卜生所做的事业，确是高贵的事业。”

第三印象记更过十六年之后成的。这时期中布兰兑司所读的易卜生作物，为《国民之敌》、《雁》(*The Wild Duck*)、*Ros ① ersholm*、《海之

① 原稿不清。——编者